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郎守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魯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為

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議者多非光

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申

徒蟠英姿磊落潘岳揚華誄曰茂績惟嘉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為爾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動賢兼序如

管隰之迭升栢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

人披曰齊栢公置射鈎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栢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其負戰力至

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鬻屠狗輕狷之徒漢書

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穎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

封舞陽侯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故勢疑則

隙生力侔則亂起蕭赫查猶縲紲信越終見頽戮不其

然乎

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蒯醜

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

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

之略術臣贊曰縉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

禮記曰大

赤色紳大帶也人出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

其懷道無

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

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

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

矯枉之志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

雖寇鄧之

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士不過天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

而已

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

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候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繼

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觀其治平

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

論語子曰

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

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

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

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

選德則功不必厚舉

勞則人或未賢矣在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

論功棄德並列於朝則菹戮相仍故云未遠不得

其勝否即事相權

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在德

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故高秩厚禮充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詎中傷者尤多建

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

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

慶于後范曄後漢書郎顛上疏曰禳災延慶號今天下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

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漢書曰上

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

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

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穎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

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

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

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顯宗明帝

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頽鄉潁州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也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

字次元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精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

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

功次云爾

宦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示

宦者養也養闈人使其看宮人此是小臣後葉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

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闈者亦

中門之禁周禮曰闈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為中寺侍人掌女

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月令仲冬闔尹審門閭謹房室**

禮記文也鄭玄曰闔尹主領闔堅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及闔閉之屬也重閉外

內**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

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

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

牝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又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

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官謂諸中人**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

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左氏傳曰呂卻畏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杜預曰勃鞞拔也史記以勃鞞為獲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

必速**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遣之

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及其弊也**

賢勇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相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

無衛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闔官豎刀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刀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女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漢興仍龍秦制置中常侍官然

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范曄後漢書朱

穆曰案漢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及高后稱制**

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

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

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

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

編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

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

言曰宦豎傳近房卧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

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幸漢書曰孝文帝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

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官人

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庭置中書

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

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

門曰黃闥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

中人主之

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

之自殺其廢錮不得復進用人不復雜調他士始淳漢書注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

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摠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

職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眾

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

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遂享分士之封超登

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

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後漢

功遷大長秋封鄉侯

書曰安帝委用漸大而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

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

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圖議無由參

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

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官傾擅朝室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闈牖

房闈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入丞又曰永巷則曰永巷官皆取其

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相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雅卿豸

郡人安帝時焉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

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

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

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

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

常侍相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

衡潁川人相帝呼超館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曰父

五人遂定其議帝齟齬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

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迹因公正

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

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南權門聞之莫不屏氣

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

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陳琳檄曰所愛

光五宗所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枚乘

賦曰高冠高焉長劍開焉法言曰或問使我也苴子余茅

分虎商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

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府署第館基列於

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

盈物月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

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媼

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

焉社預曰妃媼貴者也媼音墻漢書曰初袁盎為吳相時從史

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狗馬飾彫文土木被

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縵蜀佉佉傳

以綿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

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董學子以自衒達班固漢

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董骨以行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

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董合之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

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寇劇緣間搖亂

區夏劉騷駢與李子子堅書曰下車負乘雖忠良懷憤時

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孳戮尚書曰子因復大考鉤

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大僕杜密故長樂

少府李膺各為鈞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

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鈞黨諸常侍對曰鈞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

九稱善去莫不罹被災毒相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實武何進

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

承後漢書曰黃向對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

策以為羣英之表

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實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

皇右武為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

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

將軍靈帝崩表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驥趙忠等因

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雖表紹龍行芟夷無餘後漢

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

書曰表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

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

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然以暴易亂亦

焉交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自曹騰說梁冀

采其蔽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

竟立昏弱曹騰梁冀已見上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

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太寶

龜紹天明即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

商紂暴虐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

逸民傳論一首

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易曰艮下乾上遯象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

代不求利

又曰不事主侯高尚其事

周易蠱卦是以堯

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

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

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

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紮

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

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子也武王已平叛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

舟上下... 三... 舟上下... 三...

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長往之

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或隱居

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

者避世其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

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或坳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

其清言或坳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然觀其甘心畎

之中惟粹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此人無

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

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

顧謂左右曰覺鳥獸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

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

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行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

於海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長沮桀溺

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

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

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

擊聲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然然而蟬蛻稅器埃之

中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蛻異夫飾智巧以逐

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荀卿

有言曰志意修則驕荀卿子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曰志意

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

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蘊藉慈義憤甚矣東觀漢記曰相榮溫恭有蘊藉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

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

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相伯辭於晉侯曰伯

父若裂冠毀冕技本塞源毛詩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

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光武側

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

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旌帛蒲車之所徵責彼相望

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

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

帛旌

若薛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漢書曰薛方字子容

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

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

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

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字萌將家屬入海客

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

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

能濟時乎即便駕歸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范曄

連徵不起以壽終

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

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

帝臥其卧所撫光腹曰吐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

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

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

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

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

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

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

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于

志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

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

乎論語子曰舉逸人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

節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炘顯宗第五子又

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

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

車託病北歸隱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與

卿相等列東廣微補士詩曰堂堂處子至乃抗憤而不

顧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彊中行蓋錄其絕塵不

及同天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

奔逸絕塵而矐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交也論語

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

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稟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

不同史記曰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

欲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

之又曰情發於聲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

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

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書

庸作歌夏書有五子稟氣懷靈理或無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

受形有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

彌著幽厲之時多有風刺在下相習屈平宋玉導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

馥馥芳塵之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

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

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

也然原上接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至喪劉向楊班崔寔之徒范曄後

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傳毅同時異

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揚子雲班班孟堅異

軌同奔遞相師祖禮記曰仲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

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艷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以無嗣響平子張衡字也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

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

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

為魏烈祖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甫始

於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王為

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孟堅也皮子建仲宣以

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

慕習源其風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

諸賢代尚詩賦皆躡則風騷詩掇百家之徒以賞好異

言飈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曰祖法也

情故意製相詭說文曰詭變也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

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律異班賈體變諸星綱

旨星綱變綺合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

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言如女工有綺縠也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

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復道自宮連屬

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遺風餘列事極江右宣王法

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

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

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

于義熙麻載將百建武晉愨帝年號雖比響聰辭波屬

雲委答賓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玄

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道

麗之辭無聞焉爾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麗公羊仲文

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仲文叔源許詢有

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躰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

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

運之輿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

事於物也躰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並方軌前秀無範後

昆尚書曰垂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

府篇曰商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文賦曰暨音聲之迭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

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湏

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

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調高歷賞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

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

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子荆零甫之章正長王粲詩曰從軍

朔風之句孫子荆陟陽侯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並直舉骨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

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周公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

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

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

沈休文

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

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屠釣卑

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尉繚

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

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

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非論公侯之世

於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明敷幽仄唯才是與尚書

明敷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

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

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

法維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

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

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鑿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

在吾不助先佩印綬漢書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

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左太冲詩史詩曰金張而侍中身奉

葉珥貂見崇西漢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奏事文公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劭漢官儀曰侍中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昌

出則佩璽抱劍

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

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

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誤也

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卑位負

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非若晚代分為二塗

者也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漢末喪亂魏武始基

曰后稷始基靖民尚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

書曰太王肇基王迹

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列子曰子華之因此相訟遂為成

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成州都郡正以才

品人傳子曰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而

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惣其義而

舉世人才外降蓋寡徒以憑籍世資用相陵駕其懸殊

故因世資以成貴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法

壞之軌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劉毅所云下品無高

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

門上品無賤族者也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

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

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自此以還遂成卑庶

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

衣冠以外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

皆同下科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

較古學然有辨太玄經曰君子夫人君南面九重奧到絕

楚詞曰豈不鬱陶而思陪奉朝夕義隔卿士皆闥之任

習兮君之門以九重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

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簋豆

爾雅曰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

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

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

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

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納天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莊子曰車

甲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

不得重會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

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

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

也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

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

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
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虎外無逼
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外無逼
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

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
與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

賄賄鈇銚瘡痍構於牀第側之曲西京賦曰所惡成瘡痍
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

言不踰閭杜預曰第第也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衛太子
謂渾良夫曰服

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毳來悉方艚但素練丹魄至毳兼兩亮

北毳毳彈貂之屬艚舩也丹魄虎魄也西京許史蓋不足云

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

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
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

姊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
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

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

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曰聖權倖之徒憎憚下宗戚

人之法未嘗不開盛衰焉權倖之徒憎憚宗戚下宗戚

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搆造同異

興樹禍隙帝弟宗主相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
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謂

也滅之民志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

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
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
多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

劉爾雅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

纂繼也外曰神尅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睿神武而不殺者夫**秦**

人不網網漏于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

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網雖令網目漏也**爰茲發迹斷**

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

蛇分為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姬夜哭曰吾子白帝子

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

赤赤**粵**丁**蹈秦郊嬰乘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天順民五**

星同晷晷光景也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項氏畔換**

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西土宅**

心戰士憤然尚書曰邊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乘**

覺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

散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計應劭

曰章却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

故曰**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

之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股肱蕭曹社稷是經**

蕭何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予王**恭行天罰赫赫明**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

項岱曰華色盛也

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雕鏤者

閹闈恣趙朝政在王闈

毛詩曰顯顯昂昂如珪如璋

炎炎燎火光

允不陽

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鷲外見雍於王鳳等

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具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鯨徒

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

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越亦狗盜芮尹江湖

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是乎

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号曰鄱君音義曰丑正也雲

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

韓信初為齊王後楚王黥布

為淮南王彭越為梁王

縮自同閉

胡曰鎮我北疆應劭曰閉音扞南

閉縮為燕王故曰北疆

德薄位尊非祚惟殃

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

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

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因除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平世衰也魯靈光殿賦序曰曹漢由

微盜賊

九縣飈迴三精霧塞

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授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

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

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

誕命靈貺自甄

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

注曰甄表也 沈機先物深略緯文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

尋邑百萬獵虎為群長轂雷野高旗彗蘇雲漢書曰劉

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

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

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

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

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

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

甯曰長轂兵車也東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漢書曰莽封

都主人曰戈鋌彗雲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度劉庸代

反虜至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度劉庸代

紛紜梁趙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檀命睚陽又曰公

邛單又曰彭寵自立三河未澄四關重擾四關長安也

為燕王代即燕也三河未澄四關重擾四關長安也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

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

洛陽光武令馬異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

守孟津以拒之共道石城湯地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

軌書靈慶既啟又謀咸贊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

同文謀謂眾議西都賓曰明明廟謀起起雄斷揚雄連珠曰

天啓之心人其甚之謀於烏赫有命系我皇漢毛詩曰有命自天蔡

兼聽獨斷聖工之法也命復漢之祚

文選卷第五十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edge of the page and the binding.

